PL
2687
Y34A16
1692
v.8

LIBRARY
JAN 2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六

語錄一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稽若稽古非無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六

語錄一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于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

聖賢其用心必有在學者不可不察之也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濵于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濵于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

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爲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
曰羞管仲之所已爲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
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施
爲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
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
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葢詭遇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葢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
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

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
葢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莊周之傳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諭張
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
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
也極猶室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
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

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爲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

約一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葢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葢所謂權也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于譏玩殊無惻怛

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衰僻之氣不設于身體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旣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爲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酧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于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

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
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亦必
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
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于誓之中
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
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
罪乎聖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
爲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尠矣故君子之
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
其過葢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

乎崤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葢爲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爲仁也其曰爲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别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爲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爲哉曰樊遲請學

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爲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爲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

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爲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代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

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弒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爲不從若弒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瘖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

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爲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爲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于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卽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于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國風則

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于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繫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

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葢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洿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

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淸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于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久上之爲君下之爲臣皆足以有爲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

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尙退也則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爲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爲必于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淸者然

以爲必于退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濵以待天下淸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栁下惠孔子葢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矣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已

彼爲任爲淸爲和一節之至于聖人者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人爲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强爲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于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

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卹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非也湯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
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湍也適逢其會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
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
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
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
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
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

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
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
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
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
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
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
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
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
非而其言易行也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于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于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淸修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六終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七

語錄二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偁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眎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于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偁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

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葢舜于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

以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卧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壩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

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畧者莫非狙詐之流若非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輿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卻是錯曰打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爲舊帥之亾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亾未久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必不能使之以我爲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問此言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眞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鐂向强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鐂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

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
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易之恒
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
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辯
别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
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于論理則不
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宜
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
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
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

覇行義而覬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

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刼人使信巳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葢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贜不受贜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説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歛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

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
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
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
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
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
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
其欲否槩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

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于鞭笞矣余在潭州劉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

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
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饑踣于道
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
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
為恨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悉宦官所為至
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
奉御玆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
以自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于上與夫宮嬪之貴
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

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姦是雖于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巳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巳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于行事而順然後爲

得驗之于心而不然施之于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

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于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若未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日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

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旣得官矣又以僥倖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
命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
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它中書舍人
爲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
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
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
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敕取法當執奏近又免
執奏之法關防甚客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爲常平官
如此等事亦當辯明則如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
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

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蕃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反未甞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乂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爲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于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郎擿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

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尙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于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
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
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厭其君如寇讐者此
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
如寇讐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
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
賢者退而窮處爲可罪夫茍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
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
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

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謝安屐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史于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屐齒必不爲一時遑遽而致折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

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于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

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于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

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

神哉

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

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

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邹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則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爲能與於此此爲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

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與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爲周公之事其不爲之乎可爲而不爲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曰有木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

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爲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
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夫
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
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
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
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尙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
矣康子饋藥孔子旣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
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愼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旣

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以辟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己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于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

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于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爲邦者惟顏子一人其它敢爲國者倘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爲失言于曾

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葢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于此默諭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為魯是學于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于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七終

裔孫朝栻捐刻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八

語錄三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

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

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豊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

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見主吏謂之

曰君祿未盡宅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

之一生雖一杯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

敢過故身爲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

日貴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

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顔
吾所得爲者如何耳
吳畬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
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
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
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
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
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
者其於宅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
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于繫辭發明卦義尙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蓋噬嗑渙隨

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眞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爲勸戒似不必存日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爲耳所以不可爲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爲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審爲之然終不能掩審爲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巳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爲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爲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爲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非公爲齊侯之子春秋

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年書鄭弃其師觀淸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弃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僖公二年齊桓公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衞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襃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姝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爲敎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荊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荊公爲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荊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

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于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

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

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宰我也凡學于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宅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朞斷故必求質于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爲定論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爲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眞有得于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爲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于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于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眎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

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弈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

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
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
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
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宅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
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
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已

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爲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屨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于足則卽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禀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爲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巳出師朝廷上下宜無不以爲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巳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爲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爲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有苗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

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其其舜之事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爲得自靖爲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蹈則爲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爲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攵爲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

子常示毋誼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爲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皐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

爲一觀舜之命皐陶兵刑合一是其責也則皐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皐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以無皐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巳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于一哀而出涕遂脫驂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遇于一哀而

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脫驂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則其存亾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于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乇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

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

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横渠嘗言湯武之功

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爲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旣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旣以堯舜之禪爲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旣曰從子子乃不

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
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
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
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
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
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
仲論隰朋之爲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
不已若者又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

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効聖人知其効必本于

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益深達乎此

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也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于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日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

識別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薦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于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爲緐文末節者僞而已故老子絶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偁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爲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善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隣里

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于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自此理

楊文靖公集卷三十八終　裔孫元祿了起龍 元祥子起鳳敬刻

語錄四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于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于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手乎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愼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愼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愼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爲道初不爲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宅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必勝也而記徧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操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偁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論及陽城事謂不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于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

姤之初爻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行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巳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聚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住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耻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爲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北軍而入也號於衆曰爲劉氏者左袒此最爲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爲之右袒何以處之非惟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決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爲劉氏故爲此說曰既知其皆爲劉氏則此說尤爲贅語爲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爲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

先縱得姦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
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褻人
君心術
因言人君騐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
朝傳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
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
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
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
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于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左右爲衞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衞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資于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儌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

戰國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爲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
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
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塡之不以爲
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晩公與弟虞
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
地何于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
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
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
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

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于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

疑有後害于民所見未到者當與宅做主始得州縣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與時令百
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
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用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賢聖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宅儘有用處曰若不使宅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葢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蘄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厤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於規利而竊譽于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它

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它未盡况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别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皡皡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

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完云上令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

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葢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 神考

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
樂其法度豈皆不善　神考一起而更之　神考亦
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　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
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
則　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　神
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
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
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

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辦即勝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問或謂荊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宗處若下註腳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荊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今

日所誹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眞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益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巳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時不是美事何足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巳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

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宅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已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

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寛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爲萬世之害今太廟郤閑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日影因形

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

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日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于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

人役于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
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于
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
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六分多者或倍
而亦不覺其爲害日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
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
重又百端要勤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
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旣有非
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
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

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此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之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孤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

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

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何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勢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亦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繁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諭之宜其以爲虛文而莫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吏募

而不許差輒差者徒二年然法嘗募上戶其償二千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肯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勢須至彊使爲之是名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諸縣令買者以手法不許抑泒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勢亦須至抑泒是名和買而實抑泒也如此者皆法之不可行者也法至于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

所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于其間轉側不得故易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爲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

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倘淳云詩稱
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剛褊
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爲出
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赴于魯縣子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
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
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修之問不出境
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
昏爲臣者交政于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

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病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旣去其清者自然也是故君子于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

其澄濁而求淸之義歟
因見王遂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
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
否若端的有以自蹐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宦
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
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爲它官逃此之彼
彼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
復爲人所羅織陷于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

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因嘗解云使孔子不免于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遇于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爲矜淸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慕之事爲得計以堯舜桀紂之事爲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亦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

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伸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

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

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人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在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

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于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禀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巳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為逗遛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主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卷之三十九終

楊文靖公集卷四十

語錄五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卽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家而班諸昆弟之貧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就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

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爲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　眞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此奏御　眞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

幷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訴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眞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爲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立名便不是旣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

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　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　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爲

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柢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爲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

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爲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貌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日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爲如今不用著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爲事而無致君行道之

心誰與爲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剌乎

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父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誓不嫁爲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爲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

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
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必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己任孟
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
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
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
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

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叟殺人皐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狥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令雖下廷

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爲政曰書云毋忿疾于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旣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日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

良爲韓司徒良以咸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李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道來後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莫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況於後

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
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靜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作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

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眞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

別與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redacted]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

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楊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

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僞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濶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

是必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牏易爲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者只爲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爲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爲天神應之爲乾重濁者下爲地神應之爲坤似此解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宅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畧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息今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終說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

定夫學易亦恐出它荊公未得荊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無所見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
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爲也
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
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
則神之所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
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纔
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
聖人只說易最爲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
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

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某嘗疑勿正必似非聖賢語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它議論方是議論伯淳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正叔堅云先兒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它門說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

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有何
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
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
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
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爲用矣其勢須至於誅
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
有能全身者蓋以此某舊作十論曾有一篇及此朝
廷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有爲不然人
人說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悟但以力弱被王鳳才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宅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爲諸公欽服宅宅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謗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比其君狡童碩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秋書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

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覩忽如此尚誰以爲君若猶以爲君則比之狡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

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爲正此所以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爲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爲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爲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毘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眞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redacted]以言之曰果有眞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臥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

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爲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爲戒不爭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任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都任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已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已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已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已以正物不應言正已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

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

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會請諸公啜茶觀畫

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

眞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

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楊子言和同天人

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

人又所謂性覺眞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

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爲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爲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禀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爲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道說曰只某所著新義以忠恕爲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爲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爲者乃是參彼已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

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
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
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
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
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淸任和處中其它則未必皆
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
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却是以智爲妙
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
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淸任和處已至

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爲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邪乃所以爲和邪曰若觀其昧疑若不分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爲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

人看日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爲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爲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餘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

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爲苟去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

然後行日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龎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楊文靖公集卷四十終

而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楊文靖公集卷四十終